

罗马的

The Legacy of Rome

A New Appraisal

Richard Jenkins

遗产



[英] 理查德·詹金斯 主编

晏绍祥 吴舒屏 译



文
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Horizon

罗马的

The Legacy of Rome

A New Appraisal

Richard Jenkins

遗

产

[英] 理查德·詹金斯 著

晏绍祥 吴舒屏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罗马的遗产

[英] 理查德·詹金斯 主编 晏绍祥 吴舒屏 译

出 品 人：王 蕾

总 编 辑：姚映然

责任编辑：马晓玲

装帧设计：储 平

出 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制 版：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820×1280mm 1/32

印 张：20.75 字 数：413,000 插 页：2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定 价：89.00元

ISBN：978-7-208-13067-8 / K·237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马的遗产/(英)詹金斯(Jenkyns, R.)主编;
晏绍祥, 吴舒屏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书名原文: The Legacy of Rome: A New Appraisal
ISBN 978-7-208-13067-8

I. ①罗… II. ①詹… ②晏… ③吴… III. ①文化史
—古罗马 IV. ①K12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30260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目 录

推荐序 / 郭小凌 1

新版译序 7

译者序 11

前 言 23

第一章 罗马的遗产 25

第二章 古典文献的流传 81

第三章 中世纪 111

第四章 文艺复兴 156

第五章 维吉尔 194

第六章 牧歌 233

第七章 奥维德、贺拉斯等诗人 270

第八章 讽刺诗 325

第九章 戏剧 367

第十章 修辞学 403

第十一章 艺术 436

第十二章 建筑 478

第十三章 语言 524

第十四章 法律 564

第十五章 罗马城 590

译名对照表 633

推荐序

《希腊的遗产》和《罗马的遗产》是两本讨论古典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之间的源流或承继关系的书。古典文明包括两个先后呈递的文明——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书名《希腊的遗产》和《罗马的遗产》表明作者所属的 20 世纪后半叶的西方学人与 14 世纪以来的西方人一样，并没有因为现代世界的新说迭起、漫无定准，便拒绝承认自己是希腊罗马历史文化遗产的传人。¹

既然是继承人，就需厘清自己获得了哪些物质与精神文化资产，不能稀里糊涂地泛泛而论。为此，作者制订了辨识遗产的分类标准，把古代遗产细分成具有决定性影响、从属性影响和装饰性影响的三种类型。

1 《希腊的遗产》和《罗马的遗产》分别出版于 1981 年和 1992 年。部分现代西方学者对自身文明的起源有了新解，认为现代西方文明是近代新兴的文明，与古典关系不大。

所谓决定性影响就是没有甲就没有乙，古典文明的组成部分是其所影响对象产生的必要条件。比如没有古典哲学就没有近代哲学，没有古典建筑就没有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不一而足。所谓从属性影响是指没有甲可以有乙，但甲对乙的形成提供了支持或有利于其完善，如西塞罗哲学或新斯多葛学派对启蒙时代英国社会政治思想的作用之类。装饰性影响则是修辞意义或比较意义上的作用，如现代演说中引用古典的格言成语，现代论述中援引古典的范例等等。

类似这种抽丝剥茧般地整理“家底”的著作，自文艺复兴以来便不断有人写过。为什么 20 世纪末叶的西方人还需要重新整理呢？《罗马的遗产》主编之一理查德·詹金斯对此做了解答：“时代似乎要求对二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¹ 他的意思是以往的整理已不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所以两本书的封面语都特别强调这是一次“新的评估”（A New Appraisal）。至于新在哪里，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在阅读中得出自己的理解，至少在对罗马文明成就的估量上，新评估要比旧评估多了许多肯定。

阅读这两本书的读者或许会发现，作者把更多的注意力赋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遍布欧洲各地甚至西亚北非的不可移动文物以及收存于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手中的巨量可移动文物，在书中只占了很小一部分。在按门类列出的清单中，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仅在建筑与城市及造像艺术章节中得到了展现，其余约十之有八九的篇幅给了诗歌、音乐、戏剧、史学、哲学、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政治理论、教育与修辞、

1 见《罗马的遗产》“前言”。

科学与数学、神话、传统、语言、法律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可能和作者的价值取向有关。物质文化遗产主要给人以视觉触觉的感知，当然也触动人的心灵。但能够抵达西方文化灵魂深处的东西，更多的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我们把整个西方价值观比作层累的考古文化层，那希腊罗马的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看做是最底部的第一、二两层。这部分对西方人来说是最基础性或根本性的，构成了价值观的基础，其意义更为深远和重大。

对于缺少西方古代中古史知识的一般读者，有一点还需加以说明，就是古典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之间的源与流关系具有特殊性，和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有所不同。打个比方，现代中华文明与古代中国文明之间是亲本关系，古典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之间则是嫁接关系。这一点颇值得玩味。

今天西方文明的主体民族，如盎格鲁-撒克逊人、高卢人或凯尔特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等，在古典文明时期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眼里，均属语言不通、文化低下的蛮族人、异族人。现代西文中的蛮族（barbarian）一词，最初在古希腊语中是一个拟声词 βαρβάρους，拉丁文对拼作 barbarous。它源于希腊人模拟异族陌生语言的发音“吧勒吧勒”（bar-bar），意指含糊不清的说话声。起初它的复数形式 βάρβαροι 是指希腊人对外族人（非希腊人）或不讲希腊语的人的一种没有褒贬意义的通称。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在取得希波战争胜利之后，思想上开始产生政治、经济、文化的优越感，蛮族一词随之有了贬义。后来古罗马人征服地中海周边地区，接受了包括蛮夷概念在内的希腊文化。他们把自己和希腊人之外的异族人统称作蛮族。所以，在古希腊

和古罗马时代，现今西方文明的主体民族属于语言、宗教、习俗殊异的其他民族。虽然在罗马帝国中后期，北部的蛮族或多或少地被“罗马化”，但随着西罗马帝国灭亡，已经式微的古典文明也随之消亡，人本主义为主的古典书籍被封被毁被藏，希腊罗马文化在欧洲基本断了传人，取而代之的是神本主义的基督教文明，长达近千年之久。

后来资本主义兴起，西欧首先开始了社会转型的进程。新兴的资产者为了寻找批判现实的思想武器，从尘封的故纸堆中首先找出了古罗马文明，再顺藤摸瓜找出了古希腊文明，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文艺复兴运动。所谓文艺复兴，就是复兴希腊罗马文化。及至启蒙时代，古希腊罗马著作已被西欧人奉为学习和模仿的经典，小学都要开设古希腊拉丁语课程。懂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以及熟读古典文献，是判断一个人学识教养程度的基本依据。我们读启蒙时代思想家们的著作，无论是哲学之父维科，还是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洛克等人的作品，古典文献不仅是他们的材料来源，而且是他们的思想源泉。譬如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一书，不仅布局近似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而且不少论点与亚里士多德雷同。这种古典文明遗产为文化教育基本教材或读物的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所以那个时代的饱学之士即使未达到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却也八九不离十。古典文明的遗产就是这样与近现代西方文明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由此可见，近代西方人把古典文明作为自己的历史基础，完全是因古典文明适应近代西方的需要，从而引起他们主动选择或主动认亲的结果。在这种“嫁接”的过程中，同期的希腊人并没有参与，因为他们沦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之下，被隔离于文艺复兴运动和启

蒙运动之外。因此现代希腊古典学的学术带头人，反而多是欧美高校培养出来的博士。这使历史充满了戏剧性。

还需指出，现代西方文明并非只有一个古典文明源头，它还有另一个来源即基督教文明，可谓“文化层三”。基督教原本从犹太教脱胎而来。倘若圣经《新约全书》可信的话，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还是犹太教的一个小派别——拿撒勒派的精神与组织领袖，他并没有另组新教的雄心。但客观历史吊诡的是，当事人原想进这个房间，他的门徒却把他抬进了另一个房间。当然，基督教能够成为独立的宗教并广泛传播，还有赖于罗马帝国对地中海周边世界的统治和对基督教的接受与改造。这即是说，现代西方文明的根——古典文明加希伯来文明，对于今天西方文明的主体民族、亦即古希腊罗马人眼里的蛮族来说，都不是土生土长、一脉相传的文明，而是外来的文明。

顺便再说一句，古典文明是否还有自己的源头呢？这是西方学界一度热烈讨论的课题。1978年，美国巴勒斯坦裔学者萨义德发表《东方主义》一书（中译为《东方学》），提出西方的自我中心论始自古希腊的荷马时代。他的这一解释带动了西方史学面对后殖民主义时代的现实问题而寻求古代解释的新方向。随后一些学者提出希腊东方化与东方化革命的命题，认为古典文明不是原生文明，而是深受近东文明影响的派生文明，大煞了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的风景。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教授伯纳尔。1987年起，他陆续发表《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一书共三卷，认为古希腊文明源自古埃及与腓尼基文明，现代流行的古典文明系希腊人创造的说法出自18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制造的幻象。

时过境迁，东方化的观点虽然因证据不足未被西方学界普遍接受，但问题的提出至少引起人们对历史发展不平衡性和关联性的思考。

对于古典遗产，我们东方人虽不是继承人，却也不是瞧热闹的看客。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近现代西方文明的传播也分享了这份遗产，比如拉丁字母和拼音文字、装饰性的建筑形式、西式舞台剧、奥运会、体育场馆、剧场等公共文化空间，当然还有受益良多的哲学、历史学、政治学、修辞学、逻辑学、文学、教育学、法学等学术思想。举个具体例子：我国医学院校的学生入学后通常要宣读希波克拉底的从医誓词。希波克拉底是古希腊人，西人称之为“医学之父”。他制订的医生职业道德规范纯粹是古希腊的回声，但在我们亚洲人心中也能引起共鸣。所以，这两本书的引进不只有助于读者更准确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文明，还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自己。如果我国学人再进一步，像芬利等人一样，认真梳理一下我们继承的古代遗产，那一定是惠及现在和后世读者的善举。

是为序。

郭小凌

2015年7月7日于首博

新版译序

本书初版之时，我正在武汉大学为博士后出站报告奋斗。当时中国的古典学研究，仍处在“初级阶段”，此类图书不太多见，因此出版之后，颇受学界重视，一时颇为流行。如今十三年过去了，承世纪文景盛情，准备修订后重新出版，让我们两位译者且喜且忧。喜的是多年旧作，居然至今仍有人需要，对译者来说，成就感不言而喻。忧的是这十多年中，中国的古典学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虽然许多方面仍不尽如意，但社会普通读者和专业学者的学术水平和外语能力，较之当时都已经有了巨大进步，可资利用的原始文献和相关著述，不管是纸版的还是电子版的，其差距实不可以道里计。就与本书密切相关的古代传统而论，自本书出版以来，《希腊的遗产》、《埃及的遗产》和《印度的遗产》先后由张强教授、刘文鹏教授和陶笑虹教授翻译，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张治博士翻译的桑兹《西方古典学术史》的第1卷也已经由世纪文景出版；普法伊费尔的《古典学术史》也已

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在刘小枫教授主持的“经典与解释”丛书中，不少著作如《苏格拉底与政治共同体》等，也都涉及古代传统。在国际古典学界，古典传统研究如今已成为古典学一个显赫的分支，除早年已经出版的如博尔加（R. R. Bolgar）、海厄特（Gilbert Highet）、奥吉尔维（R. M. Ogilvie）等的通论性著作外，近来关于斯巴达传统、雅典民主传统、西方文化中的恺撒、维吉尔传统、塔西佗传统、李维传统的专题著作，也都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注意。英国布莱克维尔公司在出版古代世界的指南时，专门出版了对古典的接受和古典传统两部指南。变化最大的当然是从 19 世纪末开始出版的德国的《保利古典古代科学百科全书》，其第 1 版及其增补达到 83 巨册，但少有古典传统的著述。新版篇幅较旧版大幅压缩，正文只有 16 卷，但它的新奇之处，在于正文之外，给古典传统另立了 6 卷。如果说 19 世纪末以后人们不再把古典传统作为能给现代社会提供灵感的主要来源，诸多迹象表明，20 世纪后期以来，世界似乎正在重新发现古典传统的价值。1992 年西方规模庞大的纪念民主政治诞生 2500 周年的活动，伊拉克战争时报章上满天飞舞的古代史的类比，牛津大学教授米拉重估罗马共和传统在西方民主政治传统中地位的努力，以及国际关系学界正在热烈地讨论着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都暗示随着古典知识的普及，古典传统再度活跃起来。

在此过程中，罗马传统似乎也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的注意。这不仅因为西方的语言、文学、史学等深受罗马影响，西方的建筑、艺术和技术等，在很多方面也承继了罗马的遗产，还因为随着古典晚期

研究的兴起，罗马帝国与中世纪之间的继承性，随着观察的角度从所谓衰落转向转变，也得到更多的重视。基督教、罗马法、帝国理念等罗马政治和宗教的遗产，在中世纪发挥的作用，可能远比过去人们认为的要大得多。当中世纪的皇帝在加冕时仍号称罗马人的皇帝时，当那些观礼的人群欢呼时往往也把新君主比喻为恺撒和奥古斯都时；当中世纪晚期一个法学家在回答某个城市的提问，实在在罗马法中找不到类似的先例，乃自己根据情况虚构了一个解释，然后拿去冒充是罗马法的解答，且居然得到接受时；当近代早期的西方人在辩论各种政体的特征，总是拿波里比阿和西塞罗的混合政体论作为根据，美国宪法中居然包含着那么多的罗马共和国的因素时；甚至在 21 世纪，当美国开始空袭伊拉克、英美诸多大报都用英美军队将像恺撒的军队那样成功渡过卢比孔河、却对战后的结局表示怀疑时，罗马的遗产，实在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上的二道贩子可以形容的了。基于此，在新的时代重读《罗马的遗产》，或许对我们理解当今西方的社会与文化，仍具有特殊的意义。

本次修订再版时，晏绍祥通读了译文，改正了其中一些明显的错误。承吴舒屏教授充分信任，在没有征求她个人意见的情况下，对她承担的三章中的译文也做了些许改动。对一些在初版时看来还有某些价值，但现在已无多大意义的注释，则予以删除。译者非常感谢初版出版以来诸位师友指出的译文存在的问题，其中有些还是比较关键的问题。限于自己糟糕的记忆力，这里无法一一列举，请诸位师友海涵。责编马晓玲女士为本书的出版，从重新联系版权到再度排版校订译文，

都付出了艰辛劳动，特致谢忱。当然，如果本书的译文仍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自应由相关译者承担，尤其是由我承担。

晏绍祥

2015年5月

译者序

谈起古典世界留给近现代西方的遗产，人们往往首先会想到希腊。诚然，希腊的史诗、戏剧、抒情诗、哲学、历史学、政治学、艺术等，加上她的民主政治和理性主义，无一不给近代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发展以重大影响。当代世界重要的人文学科，其起源几乎都可追溯到希腊。至于罗马，在人们的印象中，大多认为她的文化成就一般，例如，罗马人的文字，是在吸收和改造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形成的；哲学方面，她没有出现过什么杰出的哲学家（卢克莱修或许是个例外）；政治学方面，罗马人似乎也没有多大的创见；在艺术领域，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大多是罗马人复制的希腊作品；即使在罗马人很为自豪的文学领域，无论是诗人，还是剧作家，也都把希腊人奉为导师。所以，在不少人看来，罗马人最好也就是个文化上的二道贩子，通过他们之手，把希腊人的文化成就传给了西方而已。在这方面，雪莱的观点应当很有代表性，他声称，“我们都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文学、宗教、艺

术，全都可以在希腊人那里找到它们的根。如果没有希腊，罗马这个我们的导师、征服者和我们的家园，将没有什么光明可供播撒，我们也许还是野蛮人和偶像崇拜者。也许比这还要糟……处在停滞而又可悲的社会制度的统治下。”即使在历史研究高度发展的当代，当我们可以以更加客观的立场去评价古代文明遗产的时候，这种对罗马遗产全盘否定的观点也没有绝迹。伊迪丝·汉密尔顿曾经分别写过《希腊方式——通向西方文明的源流》和《罗马道路》，并比较过希腊和罗马文明的优劣。在他笔下，希腊罗马并称，实在是历史的误会，因为希腊与罗马之间的差别，就像罗马与东方的差别一样明显，因为在罗马人那里，希腊人一贯推崇的理性至上原则，对思想、科学、哲学和世界本质的执著探讨，都消失了。¹

有意思的是，这种观点并不是近代才产生的观念，而是罗马人自己的看法。例如，维吉尔在他最有名、也是影响最大的作品《埃涅阿斯纪》中有这么一段：罗马人的始祖埃涅阿斯在前往意大利途中，去阴间询问自己的命运。在那里，其父安奇塞斯带埃涅阿斯游遍天堂，把未来罗马将出现的英雄人物一一介绍，最后告诉埃涅阿斯：“这里还有其他一些人，我相信有的将铸造出充满生机的铜像，造得比我们高明；有的将用大理石雕出宛如真人的头像；有的在法庭上将比我们更加雄辩；有的将擅长用尺绘制出天体的运行图，并预言星宿的升降。但是，罗马人，你记住，你应当用你的威权统治万国，这将是你的专长，

1 笔者不曾读过汉密尔顿的原作，有关观点转引自朱龙华：《罗马文化与古典传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第5页。